

On the Literary Aspects of the *Pāli Jātaka*

Kuo-pin Chuang
Dharma Drum Buddhist College

Abstract

Traditionally, the meaning of *Jātaka* is the Gotama Buddha who practised the bodhisatta's deeds not only in this life time, but also in previous innumerable eons, and shows the significance of spiritual cultivations. However, in the *Pāli Jātaka*, we have found that the previous lives of the Gotama Buddha was not only reborn as a heavenly god, king, *nāga*, but also reborn in the lower class, such as a gambler, or a thief.

The present paper tries to analyze some *Jātaka* tales which is familiar, or not familiar to us from the literary aspects instead of the traditional religious point of view. This paper divides into seven sections: Section one and two are the preface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Pāli Jātaka*; Section three is the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s appeared in the *Jātaka*; Section four examines some negative characters of Gotama's previous lives appeared in the *Jātaka*; Section five delineates some misbehaviors

of Gotama's previous lives appeared in the *Jātaka*; Section six explains the legends according to the Indian culture; Section seven is the conclusion.

The conclusion mentions that it will be improper when we take the *Jātaka* as a purely religious text. It would be suitable when we consider the *Jātaka* is a literary work as well, then we can appreciate the richness and varieties within it.

Keywords: *Jātaka*, Buddhist literature, *Yakkha*, man-eater, *nāga*.

談巴利語《本生》的文學性

莊國彬

法鼓佛教學院

摘要

傳統上，對《本生》的意義是指釋迦牟尼佛不光只是在今生，而於過去無數劫以來，修行種種菩薩行的故事，以表現出教化的作用。然而，在巴利語《本生》中，發現世尊除了投生為天神、國王、龍等高貴的身分，也曾投生為賭徒、盜賊等較卑下的身分。

本論文稍有別於傳統上宗教性的角度，而是以文學的角度來分析幾則或熟悉、或較不熟悉的巴利語本生故事。文中除了有前言和結語外，分為巴利語《本生》簡介、《本生》中世尊前世的負面角色、《本生》中世尊前世的負面形象、和印度文化的傳說等幾個小節。

結語提到這些本生故事若以純宗教的角度來談，似乎會有不合適的情況，但若從文學的角度看，則可看出本生故事豐富的多樣性。

關鍵詞：本生、佛教文學、夜叉、噉人者、龍

一、前言

對於本生的意義，釋依淳的《本生經的起源及其開展》一書中提到：

所謂本生是指佛及弟子們於過去生中的事，特別是指釋迦牟尼佛於過去無數劫以來，修行種種菩薩行的故事。¹

我想這是傳統上對本生的理解。就像在巴利語《本生》及其注釋書中，故事中的敘述常見到以「Bodhisatta」²，或者有時以「Mahāsatta」（大士）來稱呼世尊。這也就是如干瀉龍祥所說的，本生故事興盛的時候，也就是菩薩思想發展的時候，更是與大乘的起源有所相關。³同樣地，Maurice Winternitz也說到本生的故事就是「菩薩的故事」。⁴藉著這樣的故事，特別加上波羅蜜的思想，讓讀者了解到世尊的證悟不光只是現世的努力，而是經過累劫累世，完成種種波羅蜜而成就佛果。⁵

接著，釋依淳又提到：

佛陀自說本生故事的主要目的，在透過種種的故事、

¹ 釋依淳，《本生經的起源及其開展》（高雄：佛光出版社，1991年三版），頁11。

² 巴利語的 Bodhisatta，傳統上認為是梵語的 Bodhisattva（覺有情），但在 Gouriswar Bhattacharya 的文章 "How to Justify the Spelling of the Buddhist Hybrid Sanskrit Term Bodhisatva"，從考古的資料中，他主張若從梵語上理解的話，應是 Bodhisatva（菩提勇士）較合理。而以「勇士」（satvan），其實在傳統上也早就有這樣的理解方式，並非新創，如在《大毗婆沙論》中提到：「復次薩埵是勇猛者義。未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恆於菩提精進勇猛，求欲速證，是故名為菩提薩埵。」《大正藏》冊 27，經 1545，頁 887 中。

³ 干瀉龍祥，《ジャータカ概観》（東京：春秋社，1961年），頁 6。

⁴ Maurice Winternitz, 1985, *A History of Indian Literature*. vol. II, p.109.

⁵ 關於本生故事與波羅蜜的關係，可參莊國彬，〈談《所行藏經》的布施波羅蜜〉，《圓光佛學學報》第十六期（2010年7月），頁 55-82。

譬喻來教化弟子，因此本生經中，處處表現出道德的教訓，醒世的箴言、寓言、格言、機智等。⁶

簡言之，本生故事是以世尊前世的故事，說明世尊在不同的出生中，以種種諸善行累功積德，最終成就佛果。作為宗教文獻而言，本生故事應都是正面、積極，勸人向善的描述，才能「處處表現出道德的教訓」。另外，吳正榮在他的《佛教文學概論》一書中，提到佛教文學時，也說到：

在佛教創立者釋迦牟尼的身上尤其體現出一種無與倫比的文學氣質，他是佛教文學歷來著墨最多的形象。同時，佛教中的基本思想教義也使文學的表達進入了更為深遠的靈性世界，佛教文學也因此具有生命本然的閃光。⁷

作為佛教文學代表的《本生》，在吳正榮的想法中，不但「到了更為深遠的靈性世界」，更是「具有生命本然的閃光」。這讓人想起本生的一些著名故事，如九色鹿的故事（世尊能夠原諒對於他所救的人背叛他）、尸毗王的割肉餵鷹、須大拏太子的故事（世尊將所擁有的一切，甚至妻兒都能布施出去）。閱讀這些故事，的確會使人覺得生命是可以如此地崇高和有意義，讓我們可以生起景仰、效法的道德情操。就像我們小時候喜歡讀童話故事，如〈醜小鴨〉的故事，透過主角雖然小時候被嘲笑、排擠，但最終成為一隻美麗的天鵝。同樣地，雖然目前我們做不到本生故事的德行，但藉著生生世世不斷地在菩薩道上修行，或許在未來的某一世我們也可以成就佛果。

⁶ 釋依淳，《本生經的起源及其開展》，頁 13。

⁷ 吳正榮，《佛教文學概論》（昆明：雲南大學出版社，2010 年），頁 5。

不過，Maurice Winternitz在他的《印度文獻史》(*A History of Indian Literature*)說到這些故事原先是來自印度，或其他文化的寓言、格言故事，更重要的是往往都不屬於佛教的故事，藉著《本生》的編輯，如故事前的因緣和故事結尾提到誰是誰的前生等等，編纂者將這些故事都納入佛教文化之中。⁸ 對於《本生》故事中非印度文化的因素或影響，Merlin Peris的書《《本生》中的希臘故事格言》(*Greek Story Motifs in the Jātaka*)，提到《本生》中與希臘寓言相類似的描述或情節，證明了本生故事的起源的確是多元的。⁹ 若是針對這有諸多多元因素的故事仔細地分析的話，特別是著重在巴利語《本生》的五百四十七個故事中，我們發現雖然藉著故事開頭的因緣，以帶出本生的故事，加上結局都有個童話故事般的圓滿結局(happy ending)，但是就故事本身而言，其中有些描述卻不如印象中那麼百分之百具有宗教上的啟發。因此，本文將藉著分析、比對巴利語《本生》和相對應的漢譯經典，還有編纂者的用意，來看看《本生》較不為人所知的另一面和一些弦外之音。

二、巴利語《本生》簡介

巴利語《本生》(Jātaka)是被編輯在經藏(Sutta piṭaka)中第五部《小部》(Khuddaka Nikāya)中的第十部。經文本身是由偈頌所構成，分為二十二品(Nipāta)。第一品為一頌品(Eka-nipāta)，一則本生只有一個偈頌，共有一百五十則本生；第二品為二頌品(Duka-nipāta)，一則故事只用了兩個偈頌，共有一百則本生；第三是三頌品(Tika-nipāta)，五十則本生故事。如是愈往後的品，故事的偈頌愈多，但包含的本生故事就愈少。到第二十二品為多頌品

⁸ Maurice Winternitz, 1985, *A History of Indian Literature*. vol. II, p.109.

⁹ Merlin Peris, 2004, *Greek Story Motifs in the Jātaka*.

(Mahā-nipāta)，每則本生故事的偈頌都相當多，但只含攝了十則本生故事。O. von. Hinüber說到巴利語《本生》原本應有五百五十則故事，但有三則遺失了（知道標題，但內容就不清楚），所以目前只存五百四十七則。¹⁰

現行巴利語《本生》的PTS印刷本是由V. Fausbøll所編輯，分爲六卷。第一卷在1877年出版，第六卷在1891年出版。¹¹這六卷是偈頌和故事描述合在一起的《《本生》注》(Jātakatṭhakathā)，PTS並沒有另外再出版只有偈頌的《本生》單行本。英譯本是由E. B. Cowell主編，分別由幾位學者所共同翻譯，在1895年出版。¹²日譯本除了《南傳大藏經》較文言的日文外，另有中村元主編、補注，也是由許多日本學者所共同翻譯的《ジャータカ全集》十冊。¹³ 中文的部份，在1990年，高雄元亨寺出版的《南傳大藏經》中，有全部《本生》的中文譯文，但可惜譯文既非文言，也非白話，極不通順，讀者有時要靠猜測才能了解。倒是在民國初年，夏丏尊根據日譯本翻成白話中文，譯文十分流暢易懂，但可惜只翻譯了最前面的150則本生故事。¹⁴

根據前田惠學的整理，雖然傳統上認爲《《本生》注》的作者是覺音論師 (Buddhaghosa)，但現代大部分的學者都不同意，傾向於

¹⁰ O. von. Hinüber, 1996, *A Handbook of Pāli Literature*, p.55.

¹¹ Fausbøll, V. edited. 1877. *The Jātaka together with its Commentary*. Vol.I-VI. London: PTS. Reprint 1962.

¹² E. B. Cowell editorship. 1895. *The Jātaka, or Stories of the Buddha's Former Births*. Vol. I-VI.

¹³ 中村元監修、補註，《ジャータカ全集》十冊（東京：春秋社，1984年）。最後一冊是在1988年出版。

¹⁴ 夏丏尊，《小部經典一本生經》（台北：新文豐出版社，1998年二版）。

編纂者不明，不過編纂的時間也大約在五世紀左右。¹⁵ B. C. Law提到這些本生故事的原型應是沒有偈頌的。這些原型可能跟印度文學作品，如《五卷書》(Pañcatantra)、《摩訶婆羅多》、(Mahābhārata)《羅摩衍那》(Rāmāyana)，或印度教的《往世書》(Purāṇa)，或者那教的文獻等的故事相類似。¹⁶

三、巴利語《本生》故事主人翁的分析

在A. R. Kapur-fic的*The Jātakas: Times and Lives of Bodhisattva*一書中，引用了Spencer Hardy所整理的資料，提到在本生故事中，有83則是出家行者，58則是國王，43則樹神，26則老師，24則大臣，24則婆羅門，24則太子，23則貴族，智者22則，帝釋20則，猿猴18則，商人13則，富人12則，鹿10則，獅10則，天鵝8則，鷓6則，大象6則，鳥5則，奴僕5則，老鷹5則，馬4則，牛4則，梵天4則，鸚鵡4則，蛇4則，陶匠3則，蜥蜴3則，魚2則，馴象師1則，老鼠、野干、烏鴉、啄木鳥、小偷、豬、狗、治療蛇毒者、賭徒、泥水匠、金匠、舞者、學者、銀匠、木匠、水鳥、青蛙、兔子、廚師、鳶、各1則。¹⁷ 從他的初步分類看來，除了作為天神、人類之外，與動物有關的本生故事占了超過三分之一強。

在日本學者干瀉龍祥《本生經類の思想史的研究》一書的附錄中，將本生故事中（包括漢譯經典）世尊曾投生的身分細分為四十二類。其中第一類是天神，第二類是龍，第三類是金翅鳥、緊那羅等，從第四類到第十九類是人類，只是身分不同，或是國王，或是

¹⁵ 前田惠學，《原始佛教聖典成立史研究》（東京：山喜房佛書林，1964年），頁738，注解133。

¹⁶ B. C. Law, 1983, *A History of Pāli Literature*, p.267-268.

¹⁷ A. R. Kapur-fic, 2010, *The Jātakas: Times and Lives of Bodhisattva*, p.22-23.

王子，或是婆羅門，或是仙人，或是行者，乃至一般人，或窮人、賭徒、盜賊等。從第二十一類到第四十二類則是動物，從獅子、大象、猴子、牛、馬等，乃至到各種鳥類，最後是魚。¹⁸

從初步分析，作為人類的世尊，有許多前世是刹帝利、婆羅門種姓，也有生為吠舍（如商人和種種職業的人），但就是沒有生為首陀羅。從印度種姓而言，首陀羅不屬於再生族，不會輪迴。但從早期經典來看，佛陀對種姓是採取平等的態度，而《本生》的編纂者似乎還是考慮到印度文化的因素，而沒有把首陀羅放進本生故事中。另外，第十九類女人及男童、女童，我們也發現在巴利語《本生》中，世尊不曾生為女人，作為女人的世尊只出現在漢譯的《六度集經》第七十二和第七十三個故事¹⁹，還有《生經》第五十五個故事²⁰。這或許是印度文化，再加上上座部較保守個性的影響，使得巴利語《本生》，沒有世尊轉世為女人的故事。

當然，並不是所有世尊的前世都是國王、王子，衣食無憂，從

¹⁸ 第一類是天神，第二類是龍，第三類是金翅鳥、緊那羅等，第四類是國王，第五類是王子、王眷屬，第六類是大臣，第七類是司祭大臣、婆羅門大臣及其眷屬等，第八類是婆羅門及其眷屬、婆羅門苦行者、婆羅門出家、婆羅門仙人，第九類是仙人、苦行者等出家行者，第十類是賢者，第十一類是外道，第十二類是長者、地主及其眷屬，第十三類居士、優婆塞等，第十四類是商人，第十五類是種種職業的人，第十六類是窮人，第十七類是一般人，第十八類是賭徒、盜賊，第十九類是女人及男童、女童，第二十類是大乘的菩薩本生，第二十一類是獅子，第二十二類是大象，第二十三類是猿猴，第二十四類是鹿、羚羊，第二十五類是牛、水牛，第二十六類是馬，第二十七類是兔子，第二十八類是豺，第二十九類是蟋蟀，第三十類是龜、鱉，第三十一類是熊、狗、豬、鼠等，第三十二類是孔雀，第三十三類是雞、鷓鴣，第三十四類是鵝、雁等，第三十五類是鸚鵡，第三十六類是鷲，第三十七類是鴿子，第三十八類是鸕鶿，第三十九類是烏鴉，第四十類是啄木鳥、鴛鴦、麻雀等，第四十一類是一般的鳥，第四十二類是魚。見干瀉龍祥，《本生經類の思想史的研究》（東京：山喜房佛書林，改訂增補版，1978年），頁117-155。

¹⁹ 《大正藏》冊3，經152，頁38上-下。

²⁰ 《大正藏》冊3，經154，頁107上。

不需為錢擔心，而有較多的時間關心道德上，或生命關懷的事。在《本生》No. 421，〈恒河鬘本生〉(Gaṅgamāla Jātaka)，世尊曾為一窮人，故事大綱為：

世尊是生為一窮人，後因嚴守六齋日而餓死，以此福德，投胎生為王子，後繼任為國王。在他擔任國王期間，他的理髮師—恒河鬘 (Gaṅgamāla)，因了解國王的前世因緣而出家，並證得了辟支佛果。²¹

換句話說，在這一不算短的故事中，世尊並非在整個故事中都是個窮人，作為窮人只是整個本生故事的序曲，後來還是成為國王。而漢譯《六度集經》的第三個故事，也提到「昔者菩薩貧窶尤困」，後因以身餵魚，而成為魚王²²。以故事鋪陳而言，跟巴利語的故事相似，作為窮人只是為帶出後來的故事。簡言之，這樣的出身並無損於世尊的德行，而且告訴我們修行自然會帶來福德，讓我們遠離貧窮的妨礙。

另外，印度的沙門文化是主張出家修行，認為在家有太多的缺失，不易修行。但若是已婚者想出家修行該如何？以現代社會的看法，當然是要獲得配偶的同意。但是在《本生》中卻不是這樣的描述。No. 201，〈牢獄本生〉(Bandhanāgāra Jātaka)，故事大綱為：

世尊生在一貧窮家庭中，父親早死，世尊賺錢以扶養母親。在沒有世尊的同意下，母親就幫他娶了媳婦。過了一陣子後，世尊想出家修行，就跟妻子說要她自己謀生。沒想到妻子跟他說已懷孕，希望等這小孩生下來，她才能出外工作。世尊答應了。等到這小孩出

²¹ Jātaka (以下簡稱 Ja)，vol. III, pp. 444-454. 英譯本參 E. B. Cowell, vol. III, pp. 266-271。

²² 《大正藏》冊3，經152，頁1下。

生，斷奶了之後，世尊又跟妻子說要出家修行。妻子說她又懷孕了，要等這第二個小孩出生才行。世尊想若是這樣，那可能永無出家之日，於是在半夜出走。

後來世尊在那一世禪定成就，修得了神通，死後生於梵天界。²³

半夜離家修行，我們在佛傳中就看過了。但是這個故事跟佛傳的最大差別是佛傳中世尊是生在皇家，妻子的生活有身為國王的父親可幫忙照顧。但在這個故事中，父親已死，家庭的經濟收入是靠世尊。世尊出家後，家裏的負擔便落在妻子身上。從沙門文化的角度，出家修行是重於世間的一切，所以世尊斷然離家是對的。但從現代的角度，特別是就兩性平等而言，留下兩個小孩單獨讓妻子扶養，在現代社會是無法接受的。因此這樣的故事讓我們看到《本生》的編纂者明顯是站在宗教的角度上來說的。

但是《本生》編纂者真的是完全站在宗教的角度來編輯這五百四十七個故事嗎？當然不是。我們發現有些故事若純以宗教教化的角度，在解讀上會有不恰當的解讀方式，特別是當世尊的前世是外道、賭徒、乃至是盜賊的時候。同時，我們也發現在有些本生故事中，世尊並不一定是好的道德典範，也有做錯事的時候。底下分別就《本生》中世尊前世的負面角色和負面行為作一分析。

四、《本生》中世尊前世的負面角色

在無窮盡的輪迴中，世尊也應像所有眾生一樣，曾經投生為各種生物。而在投生為人時，也應有過各種身分，不論是高貴的國王，或卑賤的窮人。但是五百四十七個故事中，不可能將所有的投

²³ Ja, vol. II, pp. 139-141. 英譯本參 E. B. Cowell, vol. II, pp. 97-98。

生都描寫出來。作為教化人心的本生故事，我們會期望這些故事都是具有代表性，不論是世尊的作為，或是身分。但是如果世尊的身分是負面的，而影響到宗教教化的層面，在編輯的過程中，是否考慮以不編入本生故事為宜。但在現有的巴利《本生》中，我們看到世尊曾為邪命外道，甚至是賭徒、盜賊。那編纂者的用意為何呢？是否說除了宗教教化的角度外，編纂者還有其他的想法或用意？

(一) 邪命外道

在《本生》No. 94，〈身毛豎立本生〉(Lomahamsa-Jātaka)，故事大綱為：

世尊曾作為一位邪命外道 (Ājīvika)。他是一名裸形外道，在深山無人之處修行，食不潔之物，夏天不避暑熱，冬天強忍酷寒。直到快臨終之時，見到地獄之相，才知道這樣的修行是為無益。於是在剎那間捨棄了邪見，而臨終後生於天界。²⁴

這故事的描述看來是正面的，雖然世尊在那一世為抱持邪見的邪命外道，做了無益的修行，但最終了解這錯誤的修行，而免於墮惡趣。²⁵

(二) 賭徒

在《本生》No. 91，〈塗毒本生〉(Litta Jātaka)，故事大綱為：

世尊是個骰子賭徒，而他有一個賭徒朋友，牌品很

²⁴ Ja, vol. I, pp. 389-391. 英譯本參 E. B. Cowell, vol I, pp. 229-230。中譯本參夏丕尊譯《小部經典—本生經》，頁 341-342。

²⁵ 巴利語《中部·業分別大經》提到臨終時仍執持邪見，是墮地獄的原因之一。(MN III, pp. 207-215)

差，每次賭輸時，就會把骰子放進嘴裏賴賭，不認輸。當時的世尊為了懲罰他，便偷偷將骰子塗上毒藥。同樣地，賭徒朋友在快輸的時候，又把骰子放進嘴裏，結果就中了毒。故事的結局當然是世尊餵了他解藥，並勸誡他不可再做這樣的事。²⁶

其實這一則本生故事也出現在巴利語《長部》和《長阿含經》、《中阿含經》中，²⁷ 不過在經典中是以譬喻的方式呈現。無著法師（Ven. Anālayo）在他的文章提到有些本生故事原本是在經典中所出現的譬喻或比喻，而後被改寫、編輯到《本生》中，這是部分本生故事的來源。²⁸ 無著法師進一步提到，這個故事中似乎有個難題，就是兩人都是賭徒，不論那一位賭徒作為世尊的前世，都並不恰當。當然後者是比較好一些，而且為避免道德上的譴責，《本生》故事最後加上救了吃下毒藥的賭徒，這在原本的譬喻中是沒有的。²⁹

因此，若單獨看這一則本生故事，的確有點會讓人感到似乎不是很恰當，故事的最後也沒有提到賭博的壞處，或是賭徒從此不再賭博等等的道德勸誡。但是若了解這是許多從經典的譬喻轉變成世尊的前世之一，那就可以了解為何《本生》編纂者會把這故事放入《本生》，而成為世尊的前世故事之一了。

²⁶ Ja, vol. I, pp. 379-380. 英譯本參 E. B. Cowell, vol. I, pp.221-222。中譯本參夏丐尊譯《小部經典—本生經》，頁 332-333。

²⁷ DN II, p. 348; T 1, p. 46b; T 26, p. 530b。感謝匿名審核者提供資訊。

²⁸ Ven. Anālayo, 2012, "Canonical Jātaka Tale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 The Evolution of Tales of the Buddha's Past Lives", p. 79。

²⁹ Ven. Anālayo, 2012, "Canonical Jātaka Tale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 The Evolution of Tales of the Buddha's Past Lives", p. 80。

(三) 盜賊

在《本生》中有兩則本生故事提到世尊曾為盜賊。第一則是在 No. 279, 〈鶴本生〉(Satapatta Jātaka), 故事大綱為：

世尊是個盜賊頭目，帶領著五百位盜賊，在路上打劫往來的旅人。那時有個地主借人一千枚錢幣，還沒討回來前就死了。隨後他的太太也病危，就跟他的兒子說要趕緊去把錢收回來，怕夫妻都死後，錢就追不回來了。於是兒子就上路，並把錢收了回來。在回途中，剛好走上盜賊打劫的路。這時他的母親才斷氣，由於擔心兒子的安危，便化成一隻野干 (Sigāla)，站在路上對他叫喊：「兒子啊！不要再往樹林的路上走，那裏有盜賊，會殺了你，拿走你的錢！」但這兒子完全聽不懂野干的叫聲，覺得野干擋在路上是件倒楣的事，就拿了根樹枝，要把野干趕跑。隨後有一隻鶴 (Satapatta) 叫著：「這裏有個人帶著一千枚錢幣啊！殺了他，拿走他的錢吧！」這兒子也聽不懂鶴的叫聲，不過覺得鶴對他叫是件幸運的事，所以很高興地對鶴說：「再繼續叫，繼續叫吧！」這時世尊的盜賊屬下捉住了這年輕人，由於世尊聽得懂野干和鶴的叫聲，就斥責這年輕人黑白不分，明明母親化身的野干是對他好，他卻認為倒楣，而跟他有仇的鶴想令他死，他卻覺得幸運。在故事的結局，世尊讓他拿著自己的錢，安全地離開。³⁰

在這一則本生故事中，曾提到世尊會做為盜賊是因為「星盤過

³⁰ Ja, vol. II, pp.387-390. 英譯本參 E. B. Cowell, vol. II, pp. 264-266。

錯」³¹的關係，也就是出生在錯誤的時間。不過即使如此，偷盜本身原本就是違反道德、戒律的事，這樣的身分出現在本生故事中，的確讓人有些錯愕。〈鶴本生〉的因緣是當時有些外道在慫恿一些比丘若是放棄佛法，對他們是比較好的。而有些比丘因此受了影響。世尊說明這樣的事在前世也發生過，就說了這故事。其實，〈鶴本生〉是像印度譬喻文學，如Hitopadeśa中所出現的故事。藉著動物叫聲的譬喻，讓人要注意其實在生活中有些人嘴上說得好聽，但心裏卻一肚子壞水，也有些人雖在口頭上指責，卻是出自好意。

如同之前所提到的，《本生》編纂者截取經典中的譬喻來做為本生故事的情節，那麼是否也會截取印度文化的譬喻或民間故事而成為本生故事呢？我想答案是肯定的，例如這則和下一則本生故事就是。或許《本生》編纂者的用意是要藉著較熟悉的印度譬喻讓有印度文化背景的讀者讀到《本生》時有親切感。不過當佛教傳播到異印度文化的國度中，對於不熟悉印度文化的讀者而言，恐怕就沒有那麼好的效果了，當然這也可能是《本生》編纂者始料未及的。

另一則是在No. 318，〈夾竹桃本生〉(Kaṇavera Jātaka)，故事大綱為：

世尊是個孔武有力、本領高強的盜賊。有一次他闖進一富有商人的家裏，偷走了許多財富。商人聯合了許多受害人跟國王請願要捉住這盜賊。於是政府傾全力，果然捉住了這盜賊。官員將他的雙手反綁，用紅色夾竹桃花編成花環套在他的脖子上，用磚灰灑在他的頭上，再鞭打他全身，然後就遊街讓大家知道這盜賊已捉到了。在遊街時，剛好被國內的交際花—沙摩

³¹ 見Ja, vol. II, p.389: Bodhisattānañhi evaṃ mahāpurisānam pi satam parasantakaggahaṇam visamaṇḍisaṇḍhiggaṇavasena hoti, “nakkhattadosenā”ti pi vadanti.

(Sāmā) 看到了。她是一名高級妓女，每次收費一千枚錢幣，連國王都很喜歡她。這時她一眼看到這盜賊就愛上他，就心想要如何才能讓這盜賊陪在她身邊。她派遣下人拿一千枚錢幣去賄賂官員放了這盜賊。官員回應說這盜賊是不能放的，不過若找個替代的人，那就可以了。話說有個富有商人的兒子愛上這沙摩，每天都拿著一千枚錢幣在沙摩的門口等她。這天這年輕人又在門口，沙摩便請他進來，並在他面前哭泣，騙他說她的兄弟被捉了，要一千枚錢幣才肯放人。這年輕人便拿著自己的一千枚錢幣去找官員。那官員收了一千枚錢幣，也留住了這年輕人。官員利用晚上人少的時候，將這年輕人以頭罩罩著，充當是盜賊就處決了，而私下偷偷放走了盜賊。沙摩每天都跟盜賊在一起，再也不接客，日子過得甚是愜意。但盜賊並不這樣想，他想沙摩這時是愛他，但難保有一天她會膩。於是有一天在花園中的夾竹桃花叢中，盜賊掐住了沙摩的脖子直到她昏倒。於是盜賊越過牆壁逃走。沙摩並未被掐死，她醒來之後，還是很想找這盜賊，就雇用了一群旅行演員團，讓他們到處表演，並唱誦沙摩編的偈頌，盜賊自然會出來。後來在一個地方果然遇到了盜賊，但盜賊表示不願再回到沙摩身邊。沙摩傷心之餘，又回到她之前的謀生方式生活。

這一則的因緣是因為有位比丘受到前妻的誘惑而心有所動搖，世尊就告誡他曾有一生，他為那前妻而喪命。這比丘就是故事中那富有商人的年輕兒子，而他的前妻就是沙摩。若不以《本生》的角度來看，這故事情節明顯是一則浪漫的愛情悲劇故事，女主角對男

主角一往情深，但男主角對女主角就沒那麼放在心中，所以當男主角有機會離開時，就一去不回頭。就筆者的知識所及，在現存的印度文學作品中是找不到一模一樣的故事，不過類似的愛情悲劇，在各國的文學作品中都可以找得到類似的故事，例如一齣相當出名的歌劇「卡門」，女主角的水性楊花，讓深情的男主角最後殺死了她。

或許這就是《本生》編纂者的用意，將一個可能當時相當流行的民間故事編入《本生》中，告誡世人愛情的無常。而由於故事中的主角是盜賊，使得世尊的某一世也變成盜賊。明顯地這一則本生故事的文學性表達遠強過於宗教上的教化。

五、《本生》中世尊前世的負面作為

除了有負面角色的作為外，在本生故事中，雖然世尊前世的角色沒有問題，但其中的所作所為卻有不當，或錯誤的行為。照理說做錯事的人，應該是比丘或在家弟子，不太可能是世尊本人。然而在一則本生故事中，記載世尊前世所做的錯事。No. 360，〈善頸本生〉(Sussonḍī Jātaka)，故事大綱為：

世尊是一金翅鳥 (Garuḍa) 王，住在金翅鳥島上，能夠神通變化。那時他常化作一年輕人，到波羅奈國，跟赤銅 (Tamba) 國王玩骰子賭博。這時有人跟赤銅國王的皇后善頸 (Sussonḍī) 說有位相當英俊的年輕人跟國王在賭博。皇后就躲在人群中偷看他，而這時金翅鳥王也看到她，兩人一見鍾情。於是在沒有人知道的情況下，金翅鳥王運用他的神通力，將皇后帶到他所住的地方，兩人過著快樂的日子，但金翅鳥王還是常常跟赤銅國王玩骰子賭博。赤銅國王不見了皇后，便派一大臣沙伽 (Sagga) 到處去尋找。在因緣際會的情

形下，沙伽來到了金翅鳥島，也見到了善頸皇后。皇后留沙伽下來，趁金翅鳥王不在的時候，就跟沙伽在一起。後來沙伽還是回到了波羅奈國，就在赤銅國王和金翅鳥王玩骰子的時候，說穿了其實皇后就在金翅鳥島上，也說了自己曾到島上去，並跟皇后在一起。這時金翅鳥王感到很羞愧，也感到這皇后並不專情，就將她送回到波羅奈皇宮中。³²

另外，No. 327，〈卡卡蒂本生〉(Kākāti Jātaka)³³跟〈善頸本生〉的故事基本上幾乎都一致，不同的是，除了皇后的名字不同外，還有世尊的前世是國王，而不再是金翅鳥王。

〈善頸本生〉的因緣是有一比丘因為某一女人而想還俗，世尊就告誡女人的危險，而講了這故事，並說當時的赤銅國王是阿難，而自己是金翅鳥王。看起來，這又是一則來自印度文化的民間故事，這個故事中大部分出場人物的道德都是有瑕疵的，除了皇后的行為不檢點外，金翅鳥王的作為也是不值得鼓勵，大臣雖然不負使命找到了皇后，但也和皇后有了逾越的關係。故事的重點似乎是在雖然曾做錯事，但若是能了悟，並彌補錯誤，最終仍會有個好結局。

整個故事中唯一無辜的就只有國王，只有喜歡賭博，不過最後還是不計前嫌接受了皇后。或許是因為如此，所以《本生》中就有另一版本，情節完全一樣，但世尊的前生不是金翅鳥王，而是國王。有趣的是，不知是基於什麼樣的考量，《本生》編纂者並沒有刪去其中一個，而同時保留了兩種版本。

³² Ja, vol. III, pp.187-190. 英譯本參 E. B. Cowell, vol. III, pp.123-125。

³³ Ja, vol. III, pp.211-213. 英譯本參 E. B. Cowell, vol. III, pp.139-140。

另一則本生故事是No. 137, 〈貓本生〉(Babbu Jātaka), 故事大綱爲：

世尊為一石匠，每次見到一老鼠在找食物，便給了它一點食物。這老鼠上世為一富豪，因執著他所留下的珠寶財物，便轉生為一老鼠。這老鼠為報答世尊，便跟世尊說：「我每天給你一塊金幣，你就幫我買一塊肉。」世尊覺得十分驚奇，但也照老鼠的話做。

有一次，老鼠被一隻貓捉住。老鼠問貓是只吃一餐，還是每天都要吃，貓回答當然每天要吃。老鼠說若放牠走，每天會提供一塊肉給貓。貓答應了老鼠的提議。於是每天老鼠就把自己的肉分成兩份，一份給貓，一份自己享用。

這樣的情況又發生了三次，老鼠又分別被不同的三隻貓捉住了三次。老鼠又提供同樣的建議。於是每天老鼠就把自己一塊肉分成五份，四份給四隻貓，一份自己享用。

由於老鼠的食物不足，身體就漸漸虛弱。世尊問了原因後，就將一塊透明的水晶石中間鑿了一個洞，叫老鼠躲在裏面。當貓來討肉時，叫老鼠不但不給肉，還要責罵貓。結果四隻貓都因為想捉老鼠，用力撞上水晶石而死。³⁴

這個故事明顯是一則寓言，故事中的四隻貓壓榨老鼠，所以只提到當肉分成五份時，老鼠的食物就不夠，但沒說貓的食物不夠，這代表貓還有其他食物來源，而從老鼠所拿的肉是多拿的。而石匠

³⁴ Ja, vol. I, pp. 477-480. 英譯本參 E. B. Cowell, vol. III, pp. 294-296。

教了一個害死貓的方法，讓老鼠能從貓的勒索中解脫。從宗教的角度，會讓我們覺得世尊爲了救了一隻老鼠，卻害了四隻貓，似乎是不夠圓滿。但若是熟悉印度寓言故事邏輯的話，則可了解到做壞事的動物，往往都不會有好下場。

六、印度文化的傳說故事

從以上的分析，我們了解到關於《本生》故事的來源，有從經典中的譬喻，也有從印度文學的譬喻、民間故事而來。換句話說，《本生》編纂者除了有宗教教化的角度外，也從文學層面上考量。

就印度文學而言，其中一大特色是它的神話和傳說，例如佛教中的「天龍八部」就是個很明顯的例子，還有出名的兩大史詩：《摩訶婆羅多》和《羅摩衍那》。在無著法師的文章中，提到了印度兩大史詩之一的《羅摩衍那》中的羅摩太子，也出現在《本生》中，成爲佛教的「菩薩」。³⁵

在印度文化的種種傳說中，跟《本生》故事較有關的，在這裏選取了兩個，一是夜叉，一是龍。底下就《本生》故事的描寫，來談談《本生》中所呈現的夜叉與龍的傳說：

（一）夜叉與噉人者的傳說

噉人者——或者有時稱爲食人族——在現在的文明社會中似乎是個禁忌的話題。特別是就提倡素食的佛教徒來說，對於噉食人肉這一議題的最好態度就是完全不去討論它，因爲這樣的議題已不屬於慈悲所能討論的範圍。但是巴利語《本生》中卻有好幾則跟噉人者有關的故事，而噉人者就是跟印度傳說的夜叉有關。

³⁵ Ven. Anālayo, 2012, "Canonical Jātaka Tale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 The Evolution of Tales of the Buddha's Past Lives", p. 79。也可參 No. 461, 〈十車本生〉(Dasaratha Jātaka)。

首先要談的是No. 513,〈勝方本生〉(Jayaddisa Jātaka), 故事大綱爲：

從前在坎比羅 (Kampilla) 地方, 有個國王名為般遮羅 (Pañcāla)。他的皇后當時懷孕, 而後生了一個小孩。這皇后在上一世有位同性的仇人, 由於非常強的瞋心, 發誓要吃掉她所有的子嗣, 因此轉生為一母夜叉。當皇后生了小孩的時候, 那母夜叉就出現, 就在皇后面前將這嬰兒吃掉。同樣地, 當第二個小孩出生的時候, 母夜叉又出現, 將這嬰兒吃掉。當第三個小孩出生時, 母夜叉也要將這搶來的嬰兒吃掉, 但由於這皇后警覺並大喊, 警衛就聚集要捉她。母夜叉一時無法下手, 只好抱著嬰兒逃走。不料這時嬰兒肚子餓, 就吸母夜叉的奶。一時母夜叉的母性顯露, 竟無法將這嬰兒殺死。於是用人肉餵食這嬰兒, 將這孩子以夜叉的方式扶養長大。但畢竟這小孩不是夜叉, 無法像夜叉能夠隱身殺人, 母夜叉就給他某種藥草, 讓他也能隱身。

後來母夜叉為服務毗沙門 (Vessavaṇa) 國王, 到了遠方, 結果死在那裏。這時皇后又生了一個兒子, 但母夜叉並沒有出現。由於不知母夜叉已死, 認為是這小孩的運氣勝了母夜叉, 所以取名為「勝方」(Jayaddisa)。後來勝方當了國王, 並生了兒子, 名為捷敵 (Alīnasattu)。而被夜叉抱走的小孩, 以為他自己是個夜叉, 便躲在墓場, 殺死來往的人, 以人肉為食。但由於不小心將能隱身的藥草弄壞了, 所以人們就看得他殺人。於是國王派了人要捉他, 他就跑到

森林中，捉食往來的旅人。話說有一次有位名為難陀（Nanda）婆羅門來見勝方國王，要跟他講價值百金的四首偈頌，但這時噉人者受傷，勝方國王要趁機追捕，就先請這婆羅門住在宮裏，等他回來。在追捕的過程中，看到一隻羚羊，便想打下這隻羚羊以送給難陀婆羅門。因貪追獵物，跟他的隨從分開。結果單獨遇到噉人者，反而被他捉了。被捉的勝方國王跟噉人者說與一婆羅門約好，要聽他講四首偈頌，然後送他四百金。希望噉人者先放他回去，等他辦完事後，就會回來領死。噉人者答應他放他回去。而勝方國王原本要回到噉人者處，但他的兒子捷敵王子願以自己替代父親，將自己的身體給噉人者食用。但在捷敵王子的善巧解說下，這噉人者才了解自己是國王的哥哥，原本勝方國王要把王位讓給他的哥哥，但這噉人者不想當國王，於是遠離他方而成為遊方者。³⁶

我們看到在這個故事中會有噉人者的描述是因為有夜叉的關係。夜叉會噉食人肉，而且由於牠們能夠隱形，就讓人更害怕，由於看不到牠們的出現，一旦被夜叉釘上，就恐怕凶多吉少。

另外跟這故事相關的，是No. 510，〈鐵屋本生〉（Ayogharā Jātaka），故事大綱為：

從前在波羅奈（Benare）地方，有個國王名梵授（Brahmadatta）。他的皇后前世有個仇敵變成母夜叉，吃掉了皇后所生的兩個嬰兒。當皇后第三次懷孕時，就有人說夜叉怕棕栳葉，也有人說夜叉怕鐵。所以國

³⁶ Ja, vol. V, pp. 21-36. 英譯本參 E. B. Cowell, vol. V, pp. 11-19。

王就造了一間鐵屋，皇后就在這鐵屋生了小孩，於是就被稱為「鐵屋」王子。

當王子長到十六歲的時候，已是身強力壯，國王才下令讓他從鐵屋中出來。當王子看到這屋外的景色和山水是如此地美麗，就開始思惟在未出生時，在母親胎中的十月，就像黑洞的地獄。出生後又在這漆黑的鐵屋度過十六年。雖然可以逃過夜叉，但逃不過老病死，那這皇家的生活又有什麼意義呢？於是鐵屋王子就請求離家修行。

當鐵屋王子離家時，城中有許多人跟著他，人群有十二由旬那麼長。帝釋看到這現象時，便令人造了一間長十二由旬，寬七由旬的精舍。鐵屋王子在這精舍修行，命終後投生梵天界。³⁷

在〈勝方本生〉跟〈鐵屋本生〉有個非常類似的開頭，都是有夜叉吞食嬰兒，特別是皇后所生的嬰兒。若是一般家庭可能就束手無策，但在皇室有許多權力和財力，可以對抗夜叉。所以在〈勝方本生〉，由於有嚴密的警衛，第三個嬰兒沒被當場吃掉，而〈鐵屋本生〉則是蓋了間鐵屋以保護嬰兒。這讓我們發現即使是皇室，也只能消極地抵抗，無法真正消滅夜叉。

其實要讓一個小孩一直在鐵屋中長到十六歲，的確是有點不太可能。這又有點佛傳的影子，如悉達多太子一直待在皇宮中，看不到任何老、病、死的現象，只因為淨飯王怕太子會有出家的念頭。

在No. 432，〈快腿青年本生〉(Padakusalamāṇava Jātaka)，故事大綱為：

³⁷ Ja, vol. IV, pp. 491-499. 英譯本參 E. B. Cowell, vol IV, pp. 304-309。

從前有一母夜叉以噉食人肉為生。一次母夜叉捉了一英俊、年輕的婆羅門，因喜歡上他，就把他留在一洞穴中。當母夜叉外出時，就會用一大石將洞口封住。後來生有一子，就是世尊的轉生。當世尊長大後，他的父親就跟他一起逃走，母夜叉追到了她自己的極限，隔著河希望父子兩人能回來，但兩人堅不回去，母夜叉教了世尊一種能追蹤足跡的咒語後，就心碎爆裂而死。

後來世尊在國王宮中工作，日領千金。國王懷疑他的能力，於是命人將宮中財寶偷藏了起來。世尊順利地找到所藏的財寶，但不願說出是誰偷的。在眾人百般要求下，大家才知道是國王自己藏的。於是眾人殺死了說謊的國王，公推世尊繼任為國王。³⁸

跟前面的兩則本生不同，〈快腿青年本生〉的母夜叉相當具有人性，世尊和他父親跑離開了好幾次，母夜叉都原諒了他們。即使知道了他們回不來，母夜叉還是教了世尊咒語才心碎而死。而相對於母夜叉的真誠，反倒是身為人類的世尊父子，為了逃跑，一再地欺騙母夜叉，對她那真誠的心也無動於衷，只想趕緊離開，只因為她是夜叉，完全沒有「人性」。在這個故事中，我們也看不出來世尊德行的表現為何，倒是文學上的反比是相當明顯，也就是夜叉具有「人性」，而人類具有「夜叉性」。

第四個跟噉人者有關的故事是No.537，〈大聞悅本生〉(Mahāsutasoma Jātaka)，故事大綱為：

世尊生為俱盧國 (Kuru) 的國王俱盧裔 (Korabya) 的

³⁸ Ja, vol. III, pp. 501-514. 英譯本參 E. B. Cowell, vol III, pp. 298-306。

兒子「聞悅」(Sutasoma)。聞悅王子到了一定年紀，國王便派他去德迦尸羅 (Takkasīlā) 學藝，在路上遇上從迦尸國來的梵授 (Brahmadatta) 王子，兩人就成為好朋友。到德迦尸羅學藝的還有其他國的王子，共有一百零一位，由於聞悅王子年紀最長，就成為小老師，幫助其他王子學習。

後來梵授王子當了波羅奈國王後，生性喜歡吃肉，每一餐都一定要有肉。有一次，所準備的肉被狗叨去吃，廚師來不及再準備，便到墳場去割了一塊死人肉。國王吃了之後，覺得這肉美味無比，就要求廚師要每天提供人肉。人肉的來源從監獄中、到半夜路上去捉人。波羅奈城人心惶惶，於是將軍黑象 (Kālahatthi) 開始調查，捉到了廚師，知道背後是國王在吃人。

於是國人就放逐了這國王，國王帶著廚師和一把劍，躲在某森林中，依一棵榕樹而住，捉往來的旅客煮來吃。有一富有婆羅門帶了五百輛馬車的貨，經過這森林。噉人者為了捉這富有婆羅門受了重傷。噉人者請求樹女神若能幫助他七天內恢復健康的話，他會用印度的一百零一位王子的血來灌溉樹根，並將他們的肉吊在樹上。當噉人者恢復了健康後，便捉了九十九位王子，刺穿他們的手掌，掛在榕樹上。

其實樹女神並沒有治療食人者，由於擔心這些王子會遭殺害，樹女神請求四天王天的幫助，但四天王天說他無法阻止。樹女神又去請求帝釋，帝釋也說無法阻止，但有人可以阻止和改變他，就是俱盧國的聞悅國王。樹女神便現身給噉人者，要他去殺聞悅國王。食

人者再度運用咒術，躲開了層層的守衛，捉了聞悅國王到森林中。聞悅國王跟他說他心中完全不會害怕，由於跟一婆羅門約定好，必須回去，但以剎帝利身分跟他保證一定會回來，沒想到這噉人者答應了，並放他走。

當噉人者看到聞悅國王又回到這森林時，覺得不應吃這聞悅國王。聞悅國王又將所聽到迦葉佛的四句偈跟他分享，噉人者則送給聞悅國王一個願望，聞悅國王希望食人者持五戒。這時噉人者徹底改變了，地居天神讚嘆說從無間地獄到非想非非想處天都沒有人可以做到。聞悅國王跟噉人者一起放了綁在樹上的九十九位王子，並一步步地讓噉人者逐漸再熟悉人際、社交關係，然後再帶他回波羅奈城，讓波羅奈城的人民接受，重新再做國王。³⁹

這個故事有個相對應的漢譯經典，就是《六度集經·普明王經》。在《普明王經》中，對噉人者喜吃人肉，要求宮廷廚師殺人煮肉的情節描述並沒有太多的著墨，只說「宰人承命，默行殺人，以供王欲」⁴⁰。相對應的《本生》故事，在許多情節的描述上就相當詳細，有些甚至是相當具有暴力的成分。首先國王命令廚師到監獄去捉人，當監獄的人都被捉光了之後，國王就命令廚師到大路上撒錢，若有人撿了錢，就把他捉起來。很多人被捉了之後，大路上的錢就沒人敢撿。國王又命令廚師在晚上的時候，故意敲響鼓聲，讓大家以為有火災，或盜賊，趁城市一片混亂的時候，在暗處捉人。從這樣的描述，可以看得出來國王的欲望，用盡了各種方法捉人，

³⁹ Ja, vol. V, pp. 456-511. 英譯本參 E. B. Cowell, vol. V, pp. 246-279。

⁴⁰ 《大正藏》冊3，經152，頁22中。

只爲了想要噉食人肉的渴望。另外，巴利語《本生》對於噉人者捉九十九位王子，提到了先將他們的掌心刺穿，再用繩子穿過掌心的洞一一掛在樹上，只讓他們的腳尖著地。光是想起這樣的畫面，就會讓人覺得毛骨悚然，掌心被刺穿已經很痛了，還要承載一些身體的重量，加上又不讓這些王子的腳完全著地，只讓他們惦著腳。這樣的描述，彷彿是看了一本恐怖小說，或者是一部鬼片電影。有趣的是，在漢譯的經典中，這些描述都沒有了。

總之，從《本生》所呈現的夜叉會吃人，又會隱形，且力大無窮，人們對牠往往是無能爲力，是會讓人懼怕的怪物。

(二) 龍的傳說

在梵語中，*nāga*一字，除了可譯爲「龍」之外，還可譯爲「蛇」、「象」。⁴¹似乎在印度文化中，龍既像大蛇，又有象一般的力量。在巴利語《本生》中，關於龍的故事有四則，在這裏放在一起討論，看看從《本生》的敘述中，來略微了解印度傳說中的龍。第一則是在No. 304，〈達達羅龍兄弟本生〉(Daddara Jātaka)，故事大綱爲：

在喜馬拉亞山脈中，有一座名爲達達羅山，那裏有個達達羅龍國。龍王叫勇士達達羅 (Sūradaddara)，生有二子，長子爲摩訶達達羅 (Mahādaddara)，也就是世尊的前生，次子爲朱羅達達羅 (Cūladaddara)。次子個性衝動且暴躁，常惹事生非。龍王想要趕次子出去，都被長子勸阻。在連續好幾次勸阻之後，龍王一生氣，就連長子也一起趕出去。

⁴¹ 參《漢譯對照梵和大辭典》上冊，頁 664。

被趕出龍國的兩兄弟，往山下某一村落去，在糞堆附近找東西吃。村裏的小孩看見這龍兄弟，就說這是什麼？看起來像水蛇（udakadeddubha），頭卻很大（puthulasīsa），又有像針尖尖的尾巴（sūcināṅgutṭha）？於是就拿棍棒打牠們。次子想要反擊，但長子阻止了牠。

龍兄弟在那裏生活了三年，才蒙龍王原諒，讓牠們回國。⁴²

從村裏孩子的描述中，我們知道印度傳說中的龍看起來像頭比較大的水蛇，而尾巴是尖尖的。由於是在糞堆中覓食，看來是連腐肉也吃的動物。

另一則本生是No. 506，〈瞻波龍本生〉（Campeyya-Jātaka），故事大綱為：

摩竭陀（Magadha）國和鴛伽（Aṅga）國常年打戰。有一次摩竭陀國王打敗退到瞻波河，剛好遇上河中的龍王瞻波，由於它的幫助而打贏戰爭。為感謝瞻波龍王的恩情，摩竭陀國王每年都會在瞻波河舉行慶典。

世尊是為一位窮人，常跟著國王到瞻波河觀賞慶典，也看到了瞻波龍王，對於瞻波龍王的形象十分景仰、羨慕。當他這一生死後，也在瞻波龍王死後七日，由於前世的持戒等的功德，世尊就化生在瞻波龍王的宮廷中，為龍王的形象。當世尊發現他投生為龍，十分懊惱，便想要結束這一生的性命。但被周圍服侍的龍和年輕母龍勸阻，便打消了念頭。雖然是畜生的形體，但瞻波龍王每到月圓布薩日的時候，還是會持守

⁴² Ja, vol. III, pp.15-17. 英譯本參 E. B. Cowell, vol. III, pp. 10-12。

齋戒。但在龍的世界要持守齋戒不易，每逢布薩日，便到陸地去，捲起身子待在蟻垤上。

那時有一位在波羅奈會法術的婆羅門遇到待在蟻垤上的瞻波龍王，瞻波龍王原本一口氣噴火就能將這婆羅門殺死，但為持守戒行，就任這婆羅門欺負，不但被拔掉毒牙，全身被歐打、網綁，而且還被擠進一個籃子裏，被帶到各地去表演。

就在波羅奈的王宮前表演時，瞻波龍王的配偶善思（Sumanā）總算找到了龍王，並現身在空中。國王猛軍（Uggasena）看出這龍王的不平凡，便幫他捉了這婆羅門。瞻波龍王為感謝猛軍國王，便招待他到龍的世界，臨走前，還送了他幾百輛車的黃金、珠寶。⁴³

在這一則本生中，龍國是在瞻波河中，所以龍是會潛水的。而身為龍王的世尊爲了在布薩日持守齋戒，便捲起身子待在蟻垤上，之後又被壞婆羅門將全身擠進一個籃子裏。從這樣的描述看來，龍的特性跟蛇很像，不過比蛇厲害，不但有蛇的毒牙，還能噴火。

第三則是No. 524，〈螺護龍本生〉（Sañkhapāla-Jātaka），故事大綱爲：

世尊為一大臣的兒子，名為「難伏」（Duyyodhana）。在確定了難伏的官職之後，這大臣就退休，過著禪修的生活。難伏一天三次會去探望他的父親，雖然十分尊敬他的父親，但他的父親卻因此覺得困擾，無法專心禪修。於是在不告訴兒子的情況下，獨自離開摩竭陀國，到彌沙塞（Mahimsaka）的螺護（Sañkhapāla）

⁴³ Ja, vol. IV, pp. 454-468. 英譯本參 E. B. Cowell, vol. IV, pp. 281-290。

湖住下來。湖中有位龍王常帶著隨從來拜訪這位行者，請他指導法義。知道父親去向的難伏也來到螺護湖。難伏剛好看見龍王也在那裡，很恭敬地對父親頂禮，心中對龍王留下深刻的印象。難伏回去之後，廣行布施、持戒，死後，就投生為螺護龍王。

由於懊惱自己投生於畜生趣，便想早一日了結自己的性命，於是每到布薩日，就待在十字路旁的蟻塚上，除了持守齋戒之後，心想若有人要取我肉的，就會讓他取走。這時有十六個生性喜肉的人，看到了螺護龍，想吃它的肉，便用尖銳的棍棒和繩索來對待這龍。螺護龍心中只想持守戒行，不作任何抵抗。就在這時候，有位名叫「阿拉羅」(Alāra)的富有商人看見這些人殘暴地對待龍，心有不忍，便出了一大筆錢，贖了這龍。螺護龍為感恩阿拉羅的善心，邀請他到龍的世界，提供天界般的享受。在經過一年之後，阿拉羅離開了龍國到喜馬拉亞山修四無量心，死後就投生到梵天界。⁴⁴

其實這第二和第三則本生故事大同小異，都有惡人要傷害身為龍的世尊，但有力量在世尊並不反擊有瞋心的人。從現代的觀點，或許可以使用一點善巧方便，將要傷害的人嚇離開，這樣豈不兩全其美！但從宗教角度言，這是極高的宗教情操，寧願自己受苦，也不去傷害任何眾生。

最後一則跟龍有關的的本生故事是No. 543，〈廣授龍本生〉(Bhuridatta Jātaka)，故事大綱為：

⁴⁴ Ja, vol. V, pp. 161-177. 英譯本參 E. B. Cowell, vol. V, pp.84-91。

那時梵授王（Brahmadatta）懷疑他的太子因名聲太好，會篡奪他的王位，於是下放了太子。太子在臨海地區蓋了間茅草屋，成為一位遊方者。由於因緣際會的關係，與一隻母龍成為配偶，並生了一男一女。後來梵授王過世後，人民就請王子回去繼任國王。

有一天，原本在宮中生活的烏龜被海中龍王的部下捉住。烏龜為避免被殺，謊稱是來通婚的，陸上的國王希望把女兒嫁給龍王。龍王派了使者去，卻被拒絕回來。龍王大怒之下，整軍出征，國王為了避免一場災難，就把女兒嫁給龍王。

龍王對這人類的女子非常好，並與她生了四個兒子：善見（Sudassana）、授（Datta）、善福（Subhaga）、無害（Aritṭha）。其中第二個兒子授即是世尊前生，天性聰慧、善良，常與父親到天界去拜訪廣目天王。曾有一次，與廣目天王一起去見帝釋（Sakka），那時帝釋問了一個問題，諸天神皆不會回答，唯有授知道答案。帝釋就稱他是學問廣博的「廣授」（Bhūridatta）。廣授對人世間的物質不感興趣，並常持齋戒。有時為要持齋戒，不方便待在龍的海底世界，就會到人的世界來，捲起身體待在蟻塚上。

故事的另一線發展是提到有隻金翅鳥捉了一隻龍，而龍在急亂中用尾巴纏住一顆大樹，沒想到金翅鳥的力量極大，連樹都被連根拔起。這樹下原本是位遊方者的休憩處，金翅鳥覺得對不起這位遊方者，就教了他降伏龍的咒語。這遊方者後來受一位名叫緣相（ālabāna）的婆羅門招待，就把降龍的咒語傳給了

他。在某個布薩日，緣相婆羅門偶遇到在蟻垤上的廣授龍，於是緣相就使用了這降龍咒，輕易地就將廣授壓進一籃子裏。

緣相帶著廣授龍到處表演，一日來到波羅奈。這是廣授龍祖父的國度，而現任的國王是廣授的伯父海梵授（Sāgara-Brahamadatta）。緣相在國王的前面表演，而廣授龍的家人和兄弟也在到處找他，他的大哥善見（Sudassana）也在觀看的人群中，善見以智慧和法術降伏了緣相，而緣相因太靠近大火，燒焦了皮膚，變成了個癡瘋病者。⁴⁵

在這則本生故事中，龍國是在海底，而且提到龍跟人通婚，表示龍會變身為人。另外，金翅鳥會吃龍，是因為金翅鳥會降龍咒，讓龍無法展現通神變化。

總之，從這四則的故事來看，印度傳說的龍跟中華文化的龍有些相似的地方，都會變化，而不同的是印度的龍似乎不會飛，也沒有提到有腳。至於龍的傳說是印度先有、中國先有，還是各自獨立發展，這就需要進一步研究了。

七、結語

從以上的分析，若以宗教教化的角度來看，的確有些故事中世尊的身分，或是情節的描述，不是那麼恰當，應再加以編修。若是考慮到巴利語《本生》的編纂者除了收集巴利經典中的譬喻，也收錄了印度文學的譬喻、民間故事，那麼我們看待《本生》故事就不

⁴⁵ Ja, vol. VI, pp. 157-219. 英譯本參 E. B. Cowell, vol XI, pp. 80-113. 漢譯參《六度集經》，《大正藏》冊 3，經 152，頁 28 下，只有部份的故事。

能光從宗教的角度，也應該從文學的角度。換句話說，世尊在《本生》中的角色不只是高貴、智慧的形象而已，他也曾是小偷、盜賊、也作過錯事，傷過別人的心，我們所看到的《本生》中的世尊是比較有「人性」的世尊。同時，在故事的描述方面，我們也不光只看到高尚、優雅的情節，也看到了血腥、暴力，或恐怖的描述（當然還是在某個安全尺度下，不至於太超過）。這樣的編輯風格，從文學的角度而言，如同古今中外的文學作品一樣，在某個程度是能夠淨化我們的心靈。當然，由於還是受到宗教典籍的關係，所以無法像純文學般的自由和多樣。同樣的道理，若反個方向看，光從文學的角度來看巴利語《本生》也不全然是對的，畢竟《本生》是宗教文獻，所以在許多情節的描述還是以道德的教化，或靈性上的修行為主。

總之，我覺得巴利語《本生》編纂的方針是由兩種角度所共同組合而成的，主要是以宗教教化的角度，而不時穿插文學性的情節與描述，來增加《本生》的文學和趣味的成分。以能滿足道德的教化和心靈的淨化，我想這大概就是《本生》編纂者所想要達到的目的。至於《本生》故事的那些角色，是否都曾為世尊的前世，那就看讀者的各自解讀吧！

(收稿日期：民國 102 年 3 月 18 日；結審日期：民國 102 年 4 月 24 日)

略符表

Ja	Jātaka
DN	Dīrgha Nikāya
MN	Majjhima Nikāya
PTS	Pāli Text Society

引用文獻

1. 干潟龍祥，《本生經類の思想史的研究》，東京：山喜房佛書林，改訂增補版 1978 年。
2. 干潟龍祥，《ジャータカ概観》，東京：春秋社，改訂增補第三版 1972 年。
3. 中村元監修、補註，《ジャータカ全集》十冊，東京：春秋社，1984 年。
4. 吳正榮，《佛教文學概論》，昆明：雲南大學出版社，2010 年。
5. 前田惠學，《原始佛教聖典成立史研究》，東京：山喜房佛書林，1964 年。
6. 荻原雲來編纂，《漢譯對照梵和大辭典》，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9 年。
6. 莊國彬，〈談《所行藏經》的布施波羅蜜〉，《圓光佛學學報》第十六期，中壢：圓光佛學研究所，2010 年。
7. 夏丐尊，《小部經典一本生經》，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8 年二版。
8. 釋依淳，《本生經的起源及其開展》，高雄：佛光出版社，1991 年三版。
9. Anālayo, Ven., "Canonical Jātaka Tale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 The Evolution of Tales of the Buddha's Past Lives", pp. 75-100. 《福嚴佛學研究》第七期，新竹：福嚴佛學院，2012 年。
10. Bhattacharya, Gouriswar. 2010. "How to Justify the Spelling of the Buddhist Hybrid Sanskrit Term Bodhisatva", pp. 35-49. 收錄在 *From Turfan to Ajanta: Festschrift for Dieter Schlingloff on the Occasion of his Eightieth Birthday*. Edited by Eli Franco and Monika Zin, Vol. I. Kathmandu: Lumbini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11. Cowell, E. B. editorship. 1895. *The Jātaka, or Stories of the Buddha's Former Births*. Vol. I- VI. Oxford: PTS. Reprint in 1995.
12. Fausbøll, V. edited. 1877. *The Jātaka together with its Commentary*. Vol.I-VI. London: PTS. Reprint 1962.
13. Hinüber, Oscar von. 1996. *A Handbook of Pāli Literature*.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 Co.
14. Kapur-fic, A. R., 2010, *The Jātakas: Times and Lives of Bodhisattva*. New Delhi: Abhinav Publications.
15. Law, Bimala Churn. 1983. *A History of Pāli Literature*. Delhi: Gajendra Singh.
16. Peris, Merlin. 2004. *Greek Story Motifs in the Jātaka*. Colombo: Godage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7. Winternitz, Maurice. 1963. *A History of Indian Literature*.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Reprint in 1985.